

溫厚的堅持——追念我的老師王德毅教授

Profound Persistence: In Memory of My Teacher Prof. Wang Teh-yi

劉靜貞 (Liu Ching-cheng) *

我是第一志願考進臺大歷史系的，因為當年高中歷史老師說我很適合讀歷史。但是大一讀完，我卻不知道讀了歷史以後要做什麼或是能做什麼。那時也不知道有轉系這件事，不過就算知道，我當時可能會轉的恐怕也是考古系！

說實在，各種歷史故事一直對我有著莫名的吸引力，而諸般因緣巧合也總是給我機會留在歷史學領域中，這委實是我此生最大的幸運。這之間應該感謝的人很多，碩博士期間的指導教授王德毅老師更是重中之重。

猶記得本世紀初，在漢學中心遇到劉顯叔先生，他攔下我，問道：「聽說你出了本書，和什麼宋人如何殺嬰、墮胎有關。」「是《不舉子》？」「送我一本吧！」我當然點頭應好。沒想到劉先生轉過身去，忍不住地呵呵低笑，只聽他口中喃喃：「王德毅的學生竟然會去寫什麼殺嬰、墮胎的題目。」

我不是王老師第一個博士生，也不是第一個碩士生，但的確是老師第一個獨力指導的研究生。但無論是對老師還是對我來說，在如何指導與如何學習間，這其實都是一段不太容易的磨合過程。

雖然不知道讀歷史能做什麼，但想著再多讀一點或許就能明白的我，考進研究所後，面對每個課程都要交的報告、小論文，著實迷惑著：所謂好的論文就是要用

「沒有」人用過的資料，寫一個「沒有」人處理過的題目嗎？因著這樣的糾纏，原本只是想再多讀點書而去唸研究所的我，失去了大學時純然吸收知識的快樂，鎮日惶惑著怎麼找到一個只有自己才看到的問題，寫一篇說得出學術意義的論文。彼時的我，執著於字面上的「沒有」，幾乎把自己逼入絕境。

好不容易，在研究實習課上，我用筆記小說《夷堅志》的故事整理分析了宋人的冥報觀念，而且得到陶晉生老師的肯定，送給《食貨月刊》發表。想想這或許可以算是一個還「沒有」被處理過的課題。但想著自己從未修過宋史課程，不敢去找當時在系上教授宋史的林瑞翰老師，反而是曾經旁聽過王老師的中國社會經濟史，勉強還能沾上社會史的邊。沒想到在好友嵇若昕的引薦下，王老師連我準備做什麼課題都沒問，就答應收下我。

但即便是發表了論文，我心中仍疑慮著：這些看起來道聽途說，不甚可信的怪力亂神之說，真是能反映真實人心所想，足以說明「歷史」的「史料」嗎？我真能用這個題目寫出一篇碩士論文嗎？時間就在我的三心二意之間流逝，當同班同學們已然寫完論文準備畢業，而我的論文還是一片空白時，老師說他下學年要去美國進修了。

臨行前，老師給了我一疊超薄的稿紙，囑我每寫完

* 作者現為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。

一兩章就航空郵寄給他。在那個沒有個人電腦，沒有網路，沒有視訊的年代，即使稿紙薄的幾乎半透明，這樣的越洋指導其實所費不貲。令我納悶的是，老師寄回來的稿子上改得實在不多，就幾個斷句的標點，幾個錯字。可是老師堅持著每章都必須在太平洋上空有過這樣一個來回。直到十多年後，同門學弟沈宗憲的《宋代民間的幽冥世界觀》出版，〈跋〉中特別感謝老師「對學生興趣的寬容」，我才恍然老師當年容許我以「宋人的果報觀念」為題寫碩士論文，那份未曾宣說於口的緊張與不安。

考入博士班，是老師一個又一個電話催著報名的結果。我終於認真面對「宋」這個朝代的歷史，從位居帝制中國政治社會頂點的皇帝開始。不過，原本是以政治權力為切入點的課題，被我一直往皇帝身為「人」的那一面帶。〈北宋前期皇權發展之研究——皇帝政治角色的分析 960-1063〉討論了前四位皇帝與皇帝制度間的糾葛，論證著太祖、太宗的戀權與真宗、仁宗的無力，我感到自己終於能捕捉到自己的問題意識，也在史料的表面文字中摸索出一些人與時代間的應對意義。

不過，看了我交出的論文稿，總愛笑說宋朝其實沒有壞人的老師，有點焦慮地說：「你怎麼把皇帝寫成這樣?!」隔幾天，便拿來一頁稿紙說：「我幫你寫了一個結論！」時隔多年，史料埋沒在故紙堆中無從覓，隱約記得那份結論的重點在肯定宋朝皇帝們的認真和努力。不過，送口試本給老師時，雖然心懷歉意，我還是說了想要留著原來的結論。老師當下沒多說什麼，只是口試最後，老師一臉為難地詢問口試委員們這樣討論皇帝與皇權可有問題。主持口試的宋晞老師毫無猶豫的一句「沒問題啊！」讓老師和我都鬆了一口大氣。

博士班期間還有一件事令人難忘。那是個農曆年前，老師為了準備新年紅包到銀行領了新鈔。不料被兩個歹人尾隨進了公寓大門，隨即將老師壓制在牆，在手

上淺刺了一刀，威脅老師拿出錢來。這樣的節骨眼老師的反應竟然是回頭指責年輕人怎麼不學好，話沒說完，搶匪又補了一刀，把錢都拿走了。

這三件故事之中，前兩件是我和老師多年相處無限往事之中，和我、和宋史研究關係密切者。那是他對學生的溫厚與期許，也是他對自己從事研究的時代，那種溫情的崇敬與追尋，又或許是他做為一個流離的中國人對家國的孺慕與盡力。遭劫一事則讓人聯想起士大夫的正義感與氣節，老師一定也希望自己就是材料中所見宋代士大夫那樣的人吧。

一生篤志於史學，總是提挈著厚重的資料，撰述、奔走，並且極力將自己所理解的宋人優點落實於為人處事中，是欲罷不能的堅持。在學術研究如此職業化、產業化的今日，老師的身影，確然是一抹傳自宋代士人，希聖希天，居敬持志，向光明正大之路一逕而去。現在的您，可是在天上與您喜愛的宋人們把酒相歡？！



2010年8月於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主辦「『中國十至十三世紀歷史發展』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」會場合照。前排由左至右：王老師、王師母、劉馨琿、鐵愛花；後排由左至右：曹家齊、劉靜貞、吳雅婷、張希清